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〇八

筠齋集四卷（文存一卷詩存一卷試律一卷詩餘一卷）查元偁 撰

一

三李堂集十卷

金學蓮 撰

一三一

竹西客隱草堂集十卷

金學蓮 撰

二四三

敬儀堂經進詩稾一卷敬儀堂經進文稾一卷敬儀堂詩存一卷

愛新覺羅桂芳 撰

三三三

青埵山人詩十卷

洪飴孫 撰

三七三

悔菴學文八卷附補遺一卷柯家山館遺詩六卷柯家山館詞三卷

嚴元照 撰

四五一

謙豫齋全集六卷

黎世序 撰

六六一

聽雲樓詩鈔十卷附補遺一卷

譚敬昭 撰

七二一

至 存 齋 集

鏘齋同年來髡委書即
好古嗜學平日進學日
家頃出所手著示余讀
之其古文辭浩蕩一空
依荀論事則詳明愷切
陸宣公之奏議也說理則
序
博奧精深王伯厚之解
經也至古今體詩胎息
風騷直抒胸臆言情之
作旖旎而騁妍論古之
章謹嚴而有物所謂字
字華嚴法界來者非

雕繪風雲月露之詞已
也帖括辭翦翦矣裨風歸
麗則倚聲於諸體凡
工直能以蘇辛之才調
就姜張之葉範者柔
情豪氣細入大含彙

序

亦熟精叅同契臻齋其
庶乎道光戊戌嘉平
年愚弟高翔麟拜讀
一過



序

觀諸作多美不臻矣抑
瑜齋尤通內典讀果報
辨一篇勘破有我之意
如寒夜霜鐘發人深
省真曉其義而不惑
其說者歟程朱以儒

嗟夫人皆有故鄉所謂維桑與梓先世所手植也某水某邱童時所鈎遊也若余則固杭之海昌人也然而生於齊遷於京師游歷燕趙魯宋梁陳淮楚之郊而又僑寓於吳計生平至海昌展墳墓會兄弟聯族旌之歡者未數一然也或問其菴而不知也則是鄉也其故我尚存邪否邪微特此也余生於齊而未始謁孔林未嘗登岱宗臨滄海向齊之勝地而無以應也自寬舉登朝居京師垂四十年為家久然而聽鼓應官勞形業績歷農

序

部讞雲司益藤廳入臺垣登采殿以濡毫伏瑣閣而儻直歷麻雞聲馬跡間天壇之松榆西苑之古松俱未暇訪則止名場之遂移耳迨授老子嘉禾遊息于金闕徃來鶯湖鶴澗榮枝躊躇行無鬢齒同塵之俗無膠庠同列之友滄浪釣叟臯廩異人所遇無故物則此鄉山非吾地也殆將安歸雖然余嘗北出居庸抵黑城東越黃河上轡臺西登清流之嶺南臨之江望海門矣所至覽其山川識其名勝與其賢士大夫游蒐輯舊聞放

道光二十有一年歲在重光
去奮若且月丁亥查元偶游
齋氏自序



序

序

證經史置酒徵歌摩牋引韻
所得詩古文詞緘諸行蔥時
一按閩寇若故都故國望之
暢然其為詩城邪文固邪蒐
稽則經邪邪談禪則蓮域
邪余其將老於是鄉乎昔賈
浪仙句云却望并州是故鄉
迄今千餘載浪仙與并州人
地俱非矣而佳句常在天地間
吾莫不歎浪仙故鄉之思也竊
欣慕焉今歲兒輩據拾舊作
十尚存四五付諸梓余之櫟
陶殆甚於浪仙手此一編鄉思
轉深矣時

辨齋文存



海昌查元博



商船海運劄子

奏為河道未順漕運恐遲預籌足食事臣聞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國以民為本民以
食為天足食之方貴轉輸以流通矧有漕
運阻滯之虞尤當預籌儲備之策今年漕
艘歸次已逾定期而高堰又有蟄塌之處

皇上

睿謨指示剋日興工自不難及時堵築然黃河

湍悍挾沙易衝易淤或竣工稍稽時日則
漕艘不能如期抵通民食所關似須早為

籌畫查今春御史余文銓

奏請運臺灣米赴天津行之已有成效臣聞

松江上海各商船赴山東之膠萊及開東

各海口販賣布匹菽豆近年海洋平靖往
來如織若令地方官招徠勸諭俾販米赴

天津例給官票以為憑驗較之臺灣路尤

一

二

近便既可販豆即可販糧既能載布何難
載米惟愚民驟更素業恐畏葸不前應請
擇其運米尤多者量加賞賚或給予職銜
執照以示鼓勵自然聞風踴躍連橋轉輸
抵津以後聽民市易則畿輔之米價自平
無虞騰貴或倣照臺米之例辦理

敕下部臣官為收稻存貯北倉轉運通州亦于
倉儲有裨如河流順航即停止而無損經
費儻漕運稽遲亦權行而有備無患臣愚

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聖明

睿鑒

訓示謹

奏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撫卹流民劄子

奏為撫卹難民縷清地方仰祈

聖鑒事竊照去冬高堰湖水浸口附近州縣民居間被淹浸仰蒙

皇上

天恩浩蕩散給口糧撫循賑卹咸獲安堵惟下

游遠僻村莊驟遭水患該居民等未及恭

聞

恩命有先已四散流徙相率渡江覓食者人數

三

皇仁一面咨回原籍沿途遞送出境約束稽查
母任向市塵村落滋擾現已時屆春融堰
工修築水涸田腴該難民等回籍正可及
時耕種百堵安完則浙西無擾累之虞淮

上復流徙之業閭閻共慶

聖德如天益徵樂利矣臣職司耳自管見所及
謹恭摺具

四

奏伏乞

皇上

聖明

訓示施行謹

奏

尚復不少越蘇常二郡散入松江嘉湖杭
州所在皆有而各州縣撫卹未有一定章
程該難民等藩析離居衝寒岌涉襁負流

離情殊可憫且人數既衆男婦雜處語音

不一名籍無可稽考難保無逃匪莠民溷

入其中偷竊搶奪尤宜大為之防相應請

旨敕下江浙撫臣嚴飭各屬妥為撫輯凡有難

民入境先查明係何州何縣之人即廣行

宣諭以

聖恩優渥被水之區悉蒙賑濟應早歸鄉里共
沐

勅奏河漕劄子

奏為漕船遲誤請

旨將玩誤各員交部議處以前功令事伏查漕船關係天庾正供不容刻誤例定渡淮黃抵通均有限期如河漕各官不預行挑淺以致遲誤該督等不照例參者例有處分今歲各省漕船開兌較早原期早渡淮黃以便堰時促工遄行竣事免致黃水淤阻有礙河漕全局屢經

五

聖明訓示極其周詳正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有旨令孫玉庭來京朕恩南河運道經上年高堰漫口之後不無停於淺阻現局各帮船重運經臨催提儻渡在在均關緊要孫玉庭在江年久該處情形較為熟悉此時暫緩前來著與新任漕督顚檢會辦重運事宜宜孫玉庭務當澈發天良認真經理于各船行走督令飛挽前進不得有違過淮例限日期如果籌辦妥協遄行無誤

尚可稍贖前愆俟帮船全數渡黃再行來京供職欽此又於正月廿三日奉

上諭魏元煜等奏請飭催漕船趕早渡黃等語上年洪澤湖堰時隄工掣壞清水消耗過多本年重運到淮必須相機設法濟運據魏元煜等奏稱現辦各工正月定可一律完竣所有重運漕船須跟接前並迅速渡黃趕早堵築壩以免黃水停淤著湖廣江西安徽浙江江蘇各督撫即行嚴催

六

軍船受兌飛遞開行並飭沿途晝夜催儻毋許片刻停泊脫空務期渡江入運更比常年趕早於四月內掃數渡黃俾免啓壩待船致有貽誤欽此河漕各臣凜遵

聖訓自宜通盤等畫成竹在胸于四月內將漕船掃數渡黃妥行趕辦務期河漕並治仰慰

皇上宵旰之懷方為無忝臣子之職乃周章遷就毫無成算現在節逾夏至而大學士孫

玉庭等奏稱未渡黃軍船尚有四十幫計

漕糧二百餘萬石創議修墊道路預備人

夫車輛催覓民船紛紛擾擾是非特不能

遵

旨趕早反有適渡黃定限且不慮經費之盈絀

不計全河之利害止為避咎塞責之計而

於正月內屢奉

諭旨竟敢置若罔聞又不遵例

奏請處分意存含混欺飾殊失大臣恪恭敬

七

事之誼臣職司糾劾謹具摺參

奏請

旨將孫玉庭及漕臣顏檢河臣嚴烺交部議處

以為玩誤者戒庶足示懲儆而肅官方伏

乞

皇上

聖鑒

訓示謹

奏

漕艘情形劄子
奏為恭陳漕艘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惟漕糧關天庾正供必須順利安靜

抵通方昭慎重乃近年累有水手關殺之

案屢次嚴懲未盡悛改以數百萬漕糧雜

聚數千亡命之徒倘有羈滯所關匪細伏

查水手之中惟浙江杭州三幫及嘉興白

糧幫為尤橫江廣諸幫行走遇之皆畏其

鋒其人大抵皆淮上山東之人膂力強壯

八

娴習水性無籍貫可稽無室家可戀姓名
則忽張忽李語音則或南或北易于影射

難于稽查其中桀黠者私相雄長剏立名

號於是老安教潘安教老官等名目煽

惑生羣仇殺不已未免驚擾閭閻尤宜防

微杜漸臣以為事當握要治在擇人蓋水

手雖衆而分之一船不過數十人聚而易

稽並非散而難究其中為之領袖者大抵

在頭工舵工朝夕相處深知底裡但使頭

船不容匪人則莠民無由竄跡此其要領

也而頭舵所以甘心容匪者或利其帶有

私貨或喜其駛船利便互為隱蔽運弁與

頭舵最近其情狀最易知悉而往往畏事

偷安槩從姑息日月既久遂蟠結而不可

窮詰請

勅下漕運總督及各省有漕督撫嚴飭各屬慎
簡運弁毋任庸陋之人濫竽貽悞必擇精
明廉幹者責以實心整頓潔己矢公則一

九

運弁轄數十頭舵一頭舵查數十水手若
網在綱不啻保甲什伍之法善惡靡不周
知馴良者加以獎恤強橫者嚴行懲辦不
動聲色化導消弭勦強梗之徒解散不
根之教尤嚴禁其私蓄軍器隨時查取入
官各押運大員亦申明約束勿以煦嫗為
仁勿以養安為福匪徒斂戢而漕艘益安
靜無虞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
睿鑒

訓示謹
奏

咸恒說

下經之首咸恒也以艮少男下兌少女成夫婦之合以震長男率巽長女著唱隨之常此象之昭然者也竊疑聖人之微意尚有未盡者讀大象之辭於咸曰君子以虛受人于恒曰立不易方而後喟然曰咸恒固聖人之心學也心者涵括宇宙剖析毫芒天地萬物皆統焉而其本體則虛而已矣故聖人之名卦也不曰感而曰咸感則有心而滯咸則無心而通而其應物之妙則以受耳受聲目受色受之而順則喜樂出焉受之而違則怒哀生焉以至豐嗇壽夭毀譽窮

齊齋文存

十

齊齋文存

士

達無非受也我心先有所主則或惡之而不能受乃有所激矣或愛之而貪於受乃有所溺矣激與溺由於不能虛而爲物所變也則乖不易之義而失其常故夫子首揭虛受之旨而驗之以人中我心以受人而無所偏是忠也如我心以受人而無所矯是恕也人與我相忘於虛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一以貫之矣若離人而立於獨是杳冥恍惚之學也絕人而遯於空是槁木死灰之境也不見夫山澤乎空谷所鬱虛潭所蒸滃然而雲澤升於山沛然而雨萬物茁焉而不知此虛而通之妙也抑考大易之言心也於復

曰見天地之心於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其序九卦也曰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又曰復以自知恒以一德蓋復者一陽初動之機心之始萌也咸者陰陽感應之會心之正受也故獨于二卦發之且心之難制者莫甚夫男女之相悅也聖人不禁其悅也而但訓以止發乎情止乎禮義則感而不失其常也反是則損矣故於山澤損著其象曰窒欲曰損先難而後易愆之窒至難也反乎虛則易矣復天心也咸人心也天心純乎理出入无疾也朋來无咎也人心理欲雜朋從則擾矣惟虛以爲常德乃一也

繫辭於復獨引顏子爲不遠復无祇悔是人心而符乎天也夫子歎有恒者之難見而引易不恒其德一爻以爲占是望人以有恒心以漸進於聖也則謂下經啟心學之源也豈無據哉且夫天下之至靜且久者山與澤也而繫之以咸則言乎動天下之至動且暫者雷與風也而繫之以恒則言乎靜此其說何也人心惟至靜之時輒有妄動之念而處極動之際反有不動者存靜則虛而易擾動則實而反疑也至於物欲錮蔽有雖死而不悟者凝滯之極也善治心者必動靜如一以貞之其象發之於咸之九四曰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夫咸之互象下爲巽而上爲乾九四處三陽之中受羣陰之入是心之象也而爻辭不言心何也心者神明之舍使以血氣之質求之而列於拇腓股脢之類則聖人之旨晦矣故特揭其心之官曰思而狀其憧擾之象以深著妄心之戒也夫心靜則虛虛則一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矣本無所蓄何問於往本無所待何測於來自有往來於胸中者遂不勝其紛紛坐馳矣伯陽之詰南榮趨曰爾何與偕來之眾也是善繪朋從之狀者也然則何以治之曰何思何慮而已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

筠齋文存

三

而百慮同也一也其爲道不二也虛而已矣尺蠖之屈以求伸動必先靜也龍蛇之蟄以存身靜以主動也由是以致用而必本於精義也以崇德而必主於安身也蓋心之感物非屈卽伸喜其伸而悲其屈者庸俗之情也任其伸與屈而不恤者曠達之士也惟知其屈中有伸伸中有屈相感而利生焉此聖人洞悉陰陽幽明終始剝復之理而虛我心以受之神可窮也神集於虛也化可知也化運于虛也心之能事畢矣夫子治心之微言悉於此一爻發之烏可忽哉然則治心之學專于虛而止乎曰否虛者心之本體

筠齋文存

三

也徒知其本體而不深之以學則猖狂自恣放蕩無檢而自以爲得老莊之微旨也是嵇阮之流也又或與時沉浮無適無莫而不比於義是胡廣中庸之流也若夫高明之過絕仁義捐聖智曰致虛守靜也斷六塵屏六識曰常樂我靜也皆以無爲法者也先主於無則非虛也儒者則不然惟其恒而已矣動則常惺靜則常寂惺寂互照常日在茲是慎獨之學也是所謂知止也止必有方子臣弟友之位若東西南北之不可紊也方之有定者也富貴貧賤夷患難之遇若左右前後之五值也方之無定者也素其位而行于心無與也是以虛而知常也故咸曰虛受應物而無心於物也恒曰不易隨物而不變乎物也故雖風雷至變也君子一以常處之大麓之弗迷金縢之格天感應之極一恒而已矣恒之時義大矣哉詰曰厥有恒性謨曰彰厥有常坎之象曰常德行黃石素書曰禍莫大於無常老子曰知常曰明求明心之學舍常曷以哉至於咸之六爻初曰咸拇二曰咸腓三窮也神集於虛也化可知也化運于虛也心之能事畢矣夫子治心之微言悉於此一爻發之烏可忽哉然則治心之學專于虛而止乎曰否虛者心之本體許慎說皆以爲背也背不能感而咸取象焉世必有

運夾脊過三關爲金丹之說以鍊心者矣又必有疊坐蒲團豎起脊梁參話頭以明心者矣甚乖大易之旨也若釋文所言與頰舌相近似爲得之要之四爻爲心其五爻皆聽命於心者也心虛則百骸皆靈心妄則全體皆弛而爻之吉與不吉皆係於止與不止則仍一還夫心之虛而已恒之六爻惟九二久中獨具恒德故曰悔亡初之浚求深之驟也上之振馳驚之失也九三好事而无成九四妄據而無獲也六五則執中而無權也皆不得爲全吉說者曰咸所貴者虛諸爻各執一以爲感則不虛矣恒所貴者方諸爻

瑤齋文存

壬

皆隨地以爲恒則非方矣故咸恒之象皆曰利貞虛受貞也不易亦貞也是正心之學也或曰咸爲艮兌艮納丙兌納丁丙丁日之象也日卓于午人心爲火爲禮位亦在午故感人心也恒爲震巽震納庚巽納辛庚辛酉也月生於酉故詩曰如月之恒天下之盈虧無常者莫月若矣而名之曰恒則知晦明死生聖人視之皆至常之理也虞翻曰咸四之初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懸象著明也恒初動成乾爲天至二離爲日至三坎爲月是上經首天地下經首日月也天非日月何以明人非心何以靈山澤風雷其顯象也

瑤齋文存

壬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辭繁而不殺其示人以觀心之妙豈不深切著明哉然何以必著以男女少長之卦也曰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與知與能之學也虛則中可執也常則庸所在也固與中庸相表裏也余故曰咸恒心學之權輿也

拈出咸恒二卦闡明古聖心學發程朱所未發知平日沉潛玩索之功深矣至文筆之堅勁奧衍足以達之傳作無疑潘裕泉先生評

咸恒兩卦實上下經之樞紐呂子易說解咸象曰虛本於靜如明鏡止水然觸物而無所滯恒之解

日月其微旨也聖言亦何所不包哉離爲日爲目心不可見其機在目日外景而內暗目亦外能鑒物而內不能自見焦腑也坎爲心亦爲月南華云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夫情感慾熾燔灼本性非清涼如月易以澄之繫辭所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固陰陽代明之常而太虛所以無心而運也且艮爲不周寒之所由終也兌爲閭閻暑之所由退也故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時行時止之常而終古不忒者也人心法天心而已矣天心一太虛而已矣大象于咸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於恒曰

曰靜則有常不能靜不能安故不能立竊謂于聖

經定靜安慮之旨頗有發明文括此義而又拓之

一氣百折醇乎其醇衛道之言有功經學不小

陳

荔峯同年評

贅辭矣陳頤道同年評

嘗謂聖學以中爲主咸恒爲中之樞紐過動則失中朋從思則往來擾矣過靜則非中恒其德則夫子凶矣故至靜莫如山澤而以爲咸卽動而無動之學也至變莫如雷風而以爲恒卽靜而無靜之功也動靜皆適其中大學之定靜安慮中庸之明著動變皆本咸恒之學以爲學也此文於聖人心

筠齋文存

玄

筠齋文存

玄

學之旨四通六闡頭頭是道非貫穿性學者不辨

汪少海同年評

舉咸恒二卦闡發大易全旨四通八達匪但說經鏗鏗而已於洙泗源流直探闡奧而異學俱囊括其中行文得漆園清濁汰其洸洋可云有大醇而無小疵敬服敬服

吳玉林先生評

貌似以漢儒訓詁闡宋儒義理實以儒宗上乘契二氏心源而仍歸宿於儒家聖人之道此深於理學者也可以貫通六十四卦可以包括宋五子書是繫辭說卦後言易第一篇文字申鄭難王皆爲

損益說

易卦皆以反對爲義一陰一陽反復其道此天地自然之數也而其著爲卦名者莫若損益進乾之三爲坤之上則爲損下乾之四爲坤之初則爲益剛柔之變顯而易見亦無若二卦者矣嘗玩其辭而探其隙得進脩之方焉著交友之誼焉備理財之要焉有禦災之術焉非可以一說拘也曷言乎進脩之方也損之象曰懲忿窒欲夫人性本靜而如山也澄而如澤也怒而毘於陽則激而爲忿矣喜而毘於陰則流而爲欲矣君子知其損我之性也有以懲之三之剛化

辯齋文存

六

而爲柔則道反悅矣有以窒之上之應變而爲艮則知所止矣陰陽之患不入于心則靜而虛者可還之天地也故曰爲道日損而損爲德之脩也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人情未有不以善自居以無過自命者也卒之遠于善而陷於過者怠而不疾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如雷之厲如風之行則疾敬德而已矣張橫渠曰利者爲神滯者爲物物而不化有其善亦喪厥善也神而明之觀其過可知其仁也且風與雷皆有氣而無形者也善與過亦生心而未形者也審其幾而已矣震巽者一

辯齋文存

九

陽一陰之初動幾善惡之象也審其幾而充之故曰益德之裕也豈非進修之方哉曷言乎交友之誼焉夫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人之邪正善惡未有能獨成之者也惟其習而已矣從其類而已矣出門交有功此益友也比之匪人凶此損友也初九已事遄往初與四友也不敢視爲友之事而曰已事良友救過之切也又曰酌損之則數斯辱矣之戒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四以陰居陰常失之緩其疾在柔初九以陽剛益之故初曰遄往四曰使遄友之箴規藥石恨相遇之不早也此惟一德一心乃能合志一有所疑則其交離矣三人行其不善者而改之是損一人也擇其善者而從之是得友也天下惟善與善友雖千萬人一心也卽一人也豈有疑哉三之應爲上九曰得臣无家以陰從陽曰得友以內對外也以陽應陰曰得臣以上歸下也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聖帝明王惟以友視其臣不惜損尊以就卑乃受損之益故曰大得志也益之六三曰告公六四曰告公從四近於五近君之大臣也三告之而四從之此同寅協恭之誼僚友之同心爲國者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在朝在野